

悬疑志

主编 柳易 戚小双

MYSTERY STORIES

NO.19

揭开一切离奇故事的最后谜团!!!

最好看、最惊悚、最悬疑、最离奇的短篇故事集

MYSTERY AND THRILLERS

说出来就会死

特别策划 东方末日预言PK西方末日预言

周德东、何马、温瑞安

三大巨头齐聚《名家作坊》

悬疑天后藤萍最新力作《变脸》

求无欲《诡案组4》卷十四藏镜罗刹②

独家抢先连载!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集天卷

CS-BOOKY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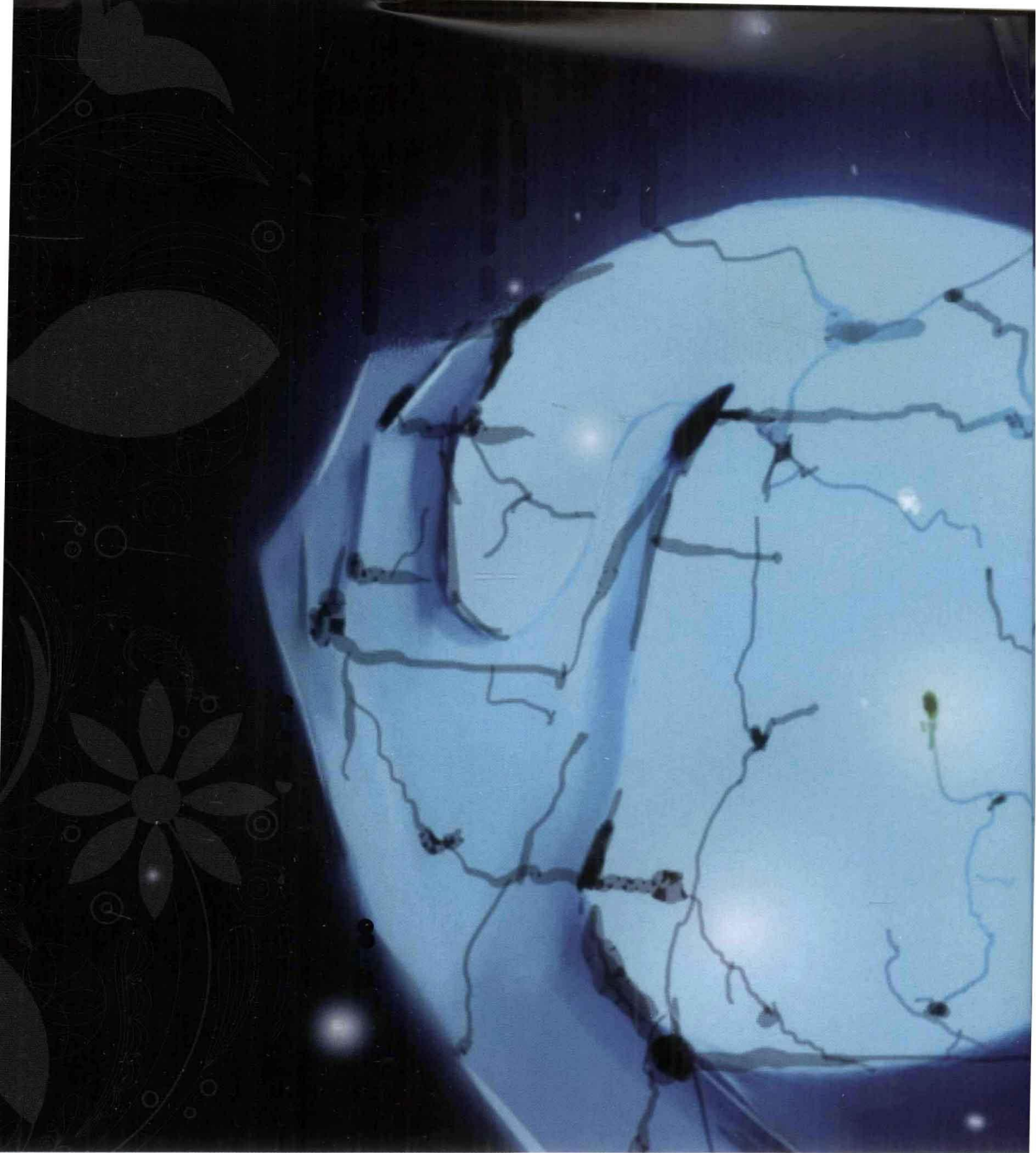
天使
Chapter 1 ● 侵蚀

天使，为爱转世 / 公主，为爱叛逃 / 触犯必死的戒条

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/ 冥河，怨灵丛生 / 倾城之姿，毁灭殆尽

文/叶聪灵 图/阿拉蕾

背着人类的躯壳，隐匿折断的羽翼，为了爱的人，天使，为爱转世。她变成了光明城中的公主，寻找那个让她触犯了戒条却依然义无反顾的男子。男子，是敌国的王，在她重遇他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她的命运：公主，为爱叛逃。可她，只是他的一个游戏，她的所有代价，换来的只是背着人类躯壳的恶魔之子的轻蔑一笑。公主，伤心欲绝，刺穿自己的心脏，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冥河，怨灵丛生，倾城之姿，毁灭殆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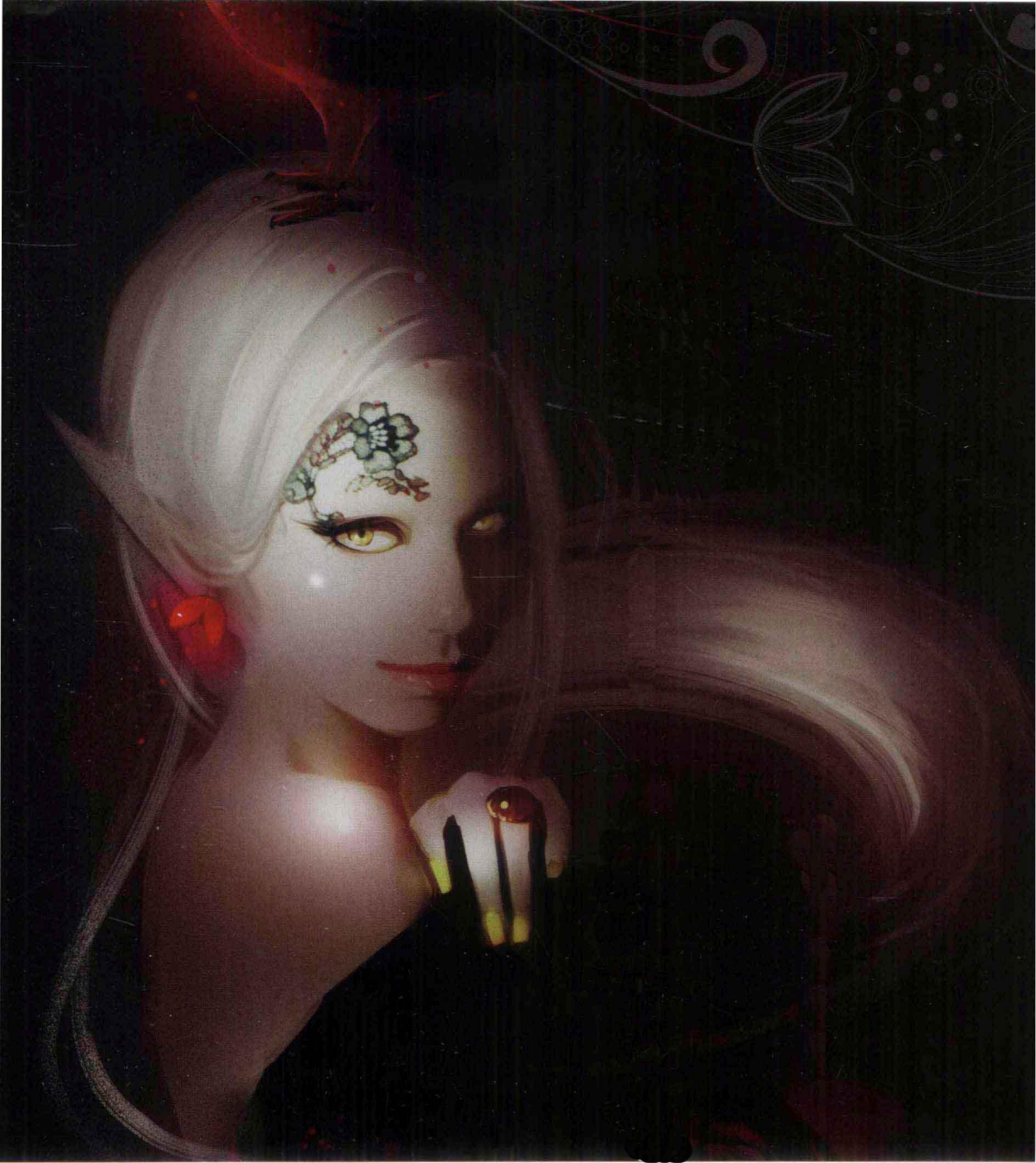


Chapter 2 ● 诅咒
逃离

黑魔法的诅咒 / 是逃离的唯一救赎途径 / 水晶球的裂痕
是心灵深处的情伤 / 迷离的眼神 / 在等待下一世的沉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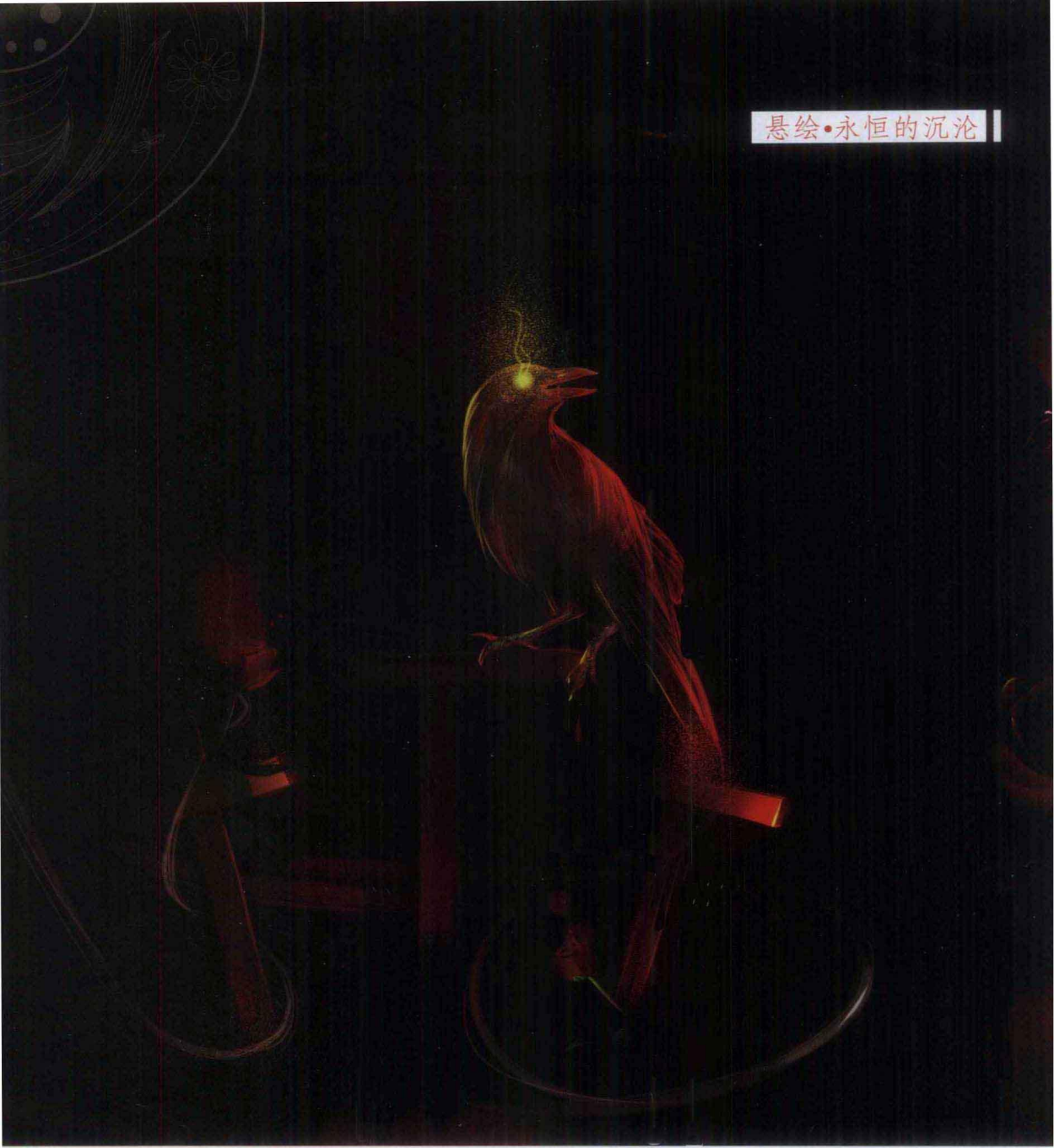
文/叶聪灵 图/阿拉蕾

撒旦用黑魔法的诅咒，让灵魂泯灭的天使，在冥河中重生。诅咒，是转世公主逃离毁灭的唯一救赎途径。被刺穿的心脏，变成了具有无限魔力的水晶球，水晶球的裂痕，是心灵深处的情伤。公主，闪烁着迷离的眼神，怀念爱的美好，痛恨爱的残忍。她在等待下一世的沉沦，她知道，那是永恒轮回的沉沦。



Chapter 3 ● 恶魔
蜕变

爱上恶魔的结果 / 是变成恶魔 / 然后，爱流离，善泯灭，
所有一见倾心的男子 / 都变成浸血悲鸣的知更鸟 / 它们的绝唱
是她玩味爱情的微笑



文/叶聪灵 图/阿拉蕾

爱上恶魔之子的结果，是变成恶魔。自此以后，所有爱，流离；所有善，泯灭。她站在森林的深处，以无敌的美颜，诱惑所有一见倾心的男子。她与他们亲吻之后，一剑刺穿他们的内心，鲜血流出的瞬间，男子们都变成了浸血悲鸣的知更鸟。知更鸟的绝唱，是她玩味爱情的微笑。原来，当年，她也是在同一片森林，邂逅了顶着人类躯壳的恶魔之子。只不过，她永远也不会知道，她正在玩的爱情游戏，是撒旦给她设计的圈套，是引诱天使变成恶魔的醉心情节。所以，爱情，是天使变成恶魔的悬疑线索。

说出来就会死

文 / 小妖 UU 图 / Somnus



1

“Surprise!”当我把宋美好垂涎已久的指甲油放在她课桌上时，周围几个正在窃窃私语的女生立刻停止了讨论，她们略带诧异地瞟了我一眼，然后又迅速凑到一起嘀嘀咕咕，但话题不再是“哪个不要脸的女生给戴老师写了情书”。

根本没有遮遮掩掩的必要，我和宋美好针锋相对也不是一两天了，算不上什么秘密。我们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没有缘起也不会有结局，就像水火，天生不容。因此，我这种公然示好的卑贱行为，当然会受到关注。

“投毒了吧？涂在指甲上不会连手指都烧烂吧？”宋美好扬了扬眉毛。

“我有那么恶毒吗？”我谄媚地笑着。

“有什么阴谋？”虽然满心疑惑，但爱好收集指甲油的宋美好仍被那精致的小瓶子深深吸引。

“告诉我那个秘密吧！”我说。

“哪个？”

“就是那个……声誉的事……”我附在她耳边。余光里，周围的女生都变成了向日葵，而我和宋美好就是太阳。

“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！”宋美好推开我，也推开了指甲油。

后来，有很多女生偷偷问我，到底是什么秘密令宋美好连香奈儿限量版的指甲油都不屑一顾？

“好像是关于声誉的事，听说一旦说出那个秘密就会死。”我说。

2

到底是什么要命的秘密呢？每个人都在猜。

——上个星期戴老师的老婆在校长室哭哭啼啼，说有个女生给她丈夫写情书，内容不堪入目……难道是宋美好？怪不得她那么想当体育委员！

——听说是关于生育的事。还记得吗？前阵子在女生厕所里发现一个未成形的胎儿……

——啊？想不到宋美好竟然会做出这种事！

——连穆穆都不知道那个秘密，她们可是最好的朋友啊！难道她真的打算把秘密烂在肚子里吗？

如果每个人都知道她有一个秘密，但她却不肯告诉任何人，那只能说明，她不信任任何人。对于一个不信任你的人来说，还有必要和她做朋友吗？

秘密是增进友情的黏合剂，守口如瓶的人根本不配拥有秘密，也不配拥有朋友。

3

为了保住那个不能说的秘密，宋美好被彻底孤立了，连老师和父母都忍不住再三找她谈话，但她始终死撑着，坚称自己没有秘密。有时候被问急了，她就大吼：“既然知道说出来就

会死，你们干吗还问我？都想让我死吗？”

说出来就会死？谁信啊？！不过是她为了掩饰秘密而故弄玄虚罢了。

于是，在大家的排斥和鄙夷中，宋美好逐渐变成了透明的颜色，若有若无，可有可无。她总是低着头，沉默着，就算偶尔抬起眼睛，看到的也永远是别人的背影。

某天大扫除时，我和宋美好分在一组擦玻璃。

她附在我耳边，嘴巴里飘出浓郁的腐臭：“是谁告诉你，我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？”

我神秘地笑了笑：“不能说，说出来就会死。”

宋美好愣了愣，继续附耳说道：“自从大家都说我有秘密之后，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藏在我的肚子里。而且，它正在腐烂，连同我的五脏六腑，都像那个秘密一样，全烂了。我想吐出来，可没办法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个秘密是什么……”

说罢，她茫然地揉了揉肚子，然后一头栽下七楼。

4

宋美好说了，宋美好死了。

我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成为她的继承者，拥有了那个秘密——起码看到宋美好对我说悄悄话的人们是这么认为的，但他们却没有追问那个秘密。

“其实宋美好对我说……”每当我想告诉

他们宋美好的临终遗言时，大家都会逃之夭夭。以至于后来，只要有我出现的地方，每个人都躲得远远的。

宋美好已经用生命验证了诅咒，谁还敢听一个说出来就会死的秘密呢？要知道，守住秘密是比死还艰难的事。

于是，我成了第二个宋美好，就算穿着同样的校服，我仍是一个刺眼的异类，看到的永远是别人的背影。有时候，我还会看到宋美好飘荡在天花板上，那个烂在肚子里的秘密已经快将她侵蚀殆尽。

5

我有一个秘密，说出来就会死。

其实，我当初请求宋美好告诉我的，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秘密，谁让她跟我抢当体育委员呢？为了多一些机会接近戴老师，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！

这个不存在的秘密和我故意强调的“声誉”两字一样，起先只是个恶作剧，但后来变得不可说，它闷在我的肚子里，慢慢腐烂。

现在，我的口臭越来越严重了。

名家作坊

悬疑志

MYSTERY AND THRILLERS

座上客：周德东/何马/温瑞安

<http://t.163.com/xuanyizhi>

关注9 | 被关注 2230578 | 微博115

+ 加关注

对他说

更多

他的微博 他的收藏

全部 原创 图片 视频 音乐 | 跟贴 话题



周德东：孟娇是个醋坛子，她总怀疑女友丹丹跟老公公有染，导致老公跟自己离了婚。她把丹丹的相片拿出来，每天夜里都用缝衣针在上面狠狠地扎，诅咒她遭报应。一天，她听说丹丹生病了，假惺惺去看望。丹丹说近日一直在针灸，已经好了。孟娇就问：“那得扎多少针啊？”丹丹说：“总共341针。”回到家，孟娇在丹丹的相片上数了数——不多不少，正好341个针眼儿。

来自网易微博

删除 | 转发 | 收藏 | 评论



周德东：黄三和赵监生挖通了一座传为民国时期的一位巨富的古墓，他们沿着回廊在黑暗中前行数十米，找到古墓正室，看到一口大棺材。黄三费力地撬开棺钉，把撬杠交给身后的赵监生，然后把棺材盖掀开，用手电筒朝里一照，看到赵监生躺在里头，憋着笑。黄三猛回头，身后站着一具骷髅，手里拿着撬杠，急切地问：“有值钱的东西吗？”

来自网易微博

删除 | 转发 | 收藏 | 评论



周德东：他模模糊糊有一种预感：今天晚上，常年闲置的学校礼堂要出人命。问了问，果然，今天晚上礼堂组织了一场舞会。天黑后，他偶然又从别人口中得知，跟他同校的女友去参加舞会了，他立刻给她打电话，可能是舞会太闹，一直没人接。他急了，冲到礼堂想把女友揪出来，却在礼堂门口被一辆送饮料的车撞倒，当场就死了。当时那辆车在倒车，速度并不快。

来自网易微博

删除 | 转发 | 收藏 | 评论



周德东：公园里有画师给人画像。张生的老婆非要画一张，张生说：“想画就画吧。”老婆就坐在了画师对面。张生站在画师旁边看。半个钟头过去了，黑白肖像渐渐完成，张生的眼睛越瞪越大，画板上哪里是他老婆，分明是小敏！小敏一直逼张生离婚娶自己，因未能如愿愤然自杀……老婆接过画像，满脸欣喜，真像！真像！然后转身对张生说：“老公付钱吧！”

来自网易微博

删除 | 转发 | 收藏 | 评论

网易认证

他的个人资料：

男 北京市 朝阳区

媒体

《悬疑志》，打造最好看、最惊悚、最悬疑、最离奇的短篇故事集

他的标签：

原创 恐怖小说 悬疑

推荐达人：



汪国真

+ 加关注



温瑞安

+ 加关注



何马

+ 加关注



刘慈欣

+ 加关注



天下霸唱

+ 加关注



西岭雪

+ 加关注



袁家豪

+ 加关注



慕容雪村

+ 加关注



桐华

+ 加关注

他关注的人：



孔二狗

+ 加关注



柯云路

+ 加关注



余秋雨

+ 加关注



周国平

+ 加关注



七喜

+ 加关注



沧月

+ 加关注



毕淑敏

+ 加关注



蔡骏

+ 加关注



苏苓

+ 加关注



何马#：13号楼B座，一个男人坐在窗边梳妆台前，深夜无灯，借着月光对着镜子上妆。拔掉胡须，露出光洁的下颌，刮掉眉毛，画上两道月牙画眉，胭脂抹腮，抿了唇红，画上眼影，睫毛夹轻压睫毛，戴上湛蓝色的隐形眼镜，涂上指甲油，穿上高跟鞋，套上紧身连衣裙，如风中摆荷飘然出门。镜中，那位未化妆男子相貌仍在，如照片一般，只是偶尔眨一下眼。

来自网易微博

删除 | 转发 | 收藏 | 评论



何马#：每到午夜，楼上就会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的声音，令人无法入睡，很恼。一夜，小孩跳的声音太大了，上楼找他父母理论，敲许久门没人应，反而惊醒了其他邻居，悻悻而归，准备第二天一早去叫门。第二天刚亮，再到楼上，发现楼上门口贴着法院封条，一打听，一年前，一少年因网瘾残忍勒死其母后逃匿。当夜再听，楼上声音像有人拼命蹬柜子挣扎！

来自网易微博

删除 | 转发 | 收藏 | 评论



温瑞安#：王辉有日发现眉心有点痒，照镜，有一竖赤红，不理。下班后，有点儿疼，再照，冒点血。深夜睡前，印堂刺痛，冲至洗手间，一照，血滴落鼻尖。他用双指捂住伤口，发现伤处已绽开，里面好像有异，用手一掰，脸皮往左右两片剥落，里边居然还有另一张脸，其五官竟跟自己完全不一样。他魂飞魄散，再往下剥，居然，他人皮内竟还有另一个人！

来自网易微博

删除 | 转发 | 收藏 | 评论



温瑞安#：听说学校男厕闹鬼，老江自恃是执法自卫队队长，孔武有力，决定亲临现场，伺机抓鬼。同学问：“你怎么捉鬼？”江说：“Easy，见着鬼，必是人扮，一拳把他的脸砸个稀巴烂！”当晚，半夜潜伏，一人形物体飘至，老江一手扯住，叱：“呸！装鬼扮妖的，吃我一拳！”那物体缓缓回头，江张口结舌，打不下去，因那物体五官模样，竟与他长得一模一样。

来自网易微博

删除 | 转发 | 收藏 | 评论



温瑞安#：柯德垂涎唐吉美色已久，听说唐吉胆小，便约她看戏，唐吉进场才知是鬼电影，花容失色。柯德故意选取观影人极少的日间场次，指定偏僻座位，好让自己色欲得逞。戏里猛然出现冤魂，他摸黑伸手搂抱唐吉，只听唐吉怯生生地说：“我终于等到你请我看鬼戏了，你转头来看看我呀！”柯德转脸一看……戏院门口，一辆救护车鸣笛赶到。

来自网易微博

删除 | 转发 | 收藏 | 评论



温瑞安#：林醉醉喜欢自拍，记下心情起伏一刻。这晚独自在家，自拍一张，赫然见父母在后，一家亲睦，大诧，因其父母早离尘世。她还自嘲，莫不是《哈利·波特》里的魔镜，想谁见谁？专神再拍下一照，果见她当年爱人在旁，但影像随即淡去。她心中惘然若失，再自拍一张，只见一女子，五官逐渐模糊。林不禁自触脸庞，然后惊叫一声。

来自网易微博

删除 | 转发 | 收藏 | 评论

一、脸

李花派出所的夜晚很安静。

这是个成立不到一年的新派出所，辖区是从隔壁县划分过来的，靠着大片的荒山野岭，管辖的人口不到六千，实在是个荒凉又偏僻的地方。派出所的警官只有五个：所长、教导员两个、副所长两个、小民警一个。虽然能差遣的兵只有一个，但李花派出所的日子并不难过，因为这里一个星期也接不到一起110，所长最常做的事是去爬山，副所长最常做的事是去河里游泳。

这里就像个被现代化都市遗忘的角落，山脚下的农民按照最普通的方法耕田种菜，没有大型百货和酒楼，连区区几家小超市的生意都很惨淡。人们省吃俭用，好像这个地方距离繁华的都市不是二十公里，而是两百公里，开车不是需要十五分钟，而是需要三十年一样。

李花派出所所有的夜晚都很安静，窗外是一片无边的黑暗，没有什么灯光，遥远的几点灯火闪烁在村居里，而村居在山头那边。

这里虽然是个偏僻冷清的地方，但李花派出所是个新成立的派出所，繁华的都市距离这里毕竟不是两百公里，市政府也没有忘记往这里派发工资和装备，所以李花派出所和全市所有的派出所一样，安装了最先进的办公系统和最先进的监控系统。

在派出所的监控室里，有一堵足有三十个显示屏的监控墙，里面展示着李花派出所辖区的各个角落。按照相关的管理规定，这些监控探头每三十秒切换一个角度，



用以确保完整拍摄每一个死角，派出所应当安排专人二十四小时看监控，以便随时发现问题。

但这些东西在李花派出所完全都是摆设。让这些东西成为摆设的原因非常简单——辖区夜晚光线昏暗，那小小的监控探头基本都只拍摄到一团黝黑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所以就算有人二十四小时坐在监控墙前面，也是什么都看不出来的。

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，不是所有的好东西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，可惜这么浅显的道理，远在繁华都市中心的大领导想不到。李花派出所急需的不是监控，而是路灯。

二十三岁的崔鸣好已经一个星期没回过家了，他是李花派出所唯一的小民警，虽然辖区治安很好，基本没有警情，他也每天忙得团团转，天天都在加班。

这一天，夜里九点五十分，崔鸣好坐在监控室里，一边打哈欠，一边填写监控室的监控登记本。虽然监控什么都没有看到，这个本子却是要时时检查的。领导才不管你有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二十四小时盯着监控，反正登记本没写就是不合格。

崔鸣好已经两个星期没空来填监控登记本了，今天所里三个人值班，他一个人坐在空空荡荡的监控室里，面对着一台台黝黑空洞的监控显示器，一股悲哀就这么泛上心头。

他还这么年轻，他曾有许多庄严的梦想，以后这漫长的时间，难道都要和文件、表格、登记本等做伴，在这个荒凉得谁也不知道名字的地方耗掉一辈子吗？

他考入警校，成为警员，这让他感到骄傲，而现实却是如此迷茫。

崔鸣好一边走神，一边机械地在登记本里填写：“××年××月××日××时，正常；××年××月××日××时，正常……”

突然，整个监控室的光线变了一变，他的余光看到白炽灯下的墙壁，居然闪出几条深蓝色的光带来，不由得愣了一下。

崔鸣好抬起头来，只见监控墙上仍然是一片漆黑，不同的是有些探头前光线好些，还能分辨得出树叶的影子，有些探头拍出来的纯粹是一片黑暗，和关机没什么不同。

就在崔鸣好茫然的时候，突然“啪”的一声微响，所有的显示器都亮了一下，三十台显示屏左右两侧都呈现出一种极蓝的蓝色光条，而一片漆黑的显示屏中心突然都呈现出一张脸来。

崔鸣好吓了一跳，只见那是一张短发男人的脸，长着个大鼻子，脸上依稀很

脏。显示屏显示的光线仍然很昏暗，看不清那张脸的细节，但那张脸占据了整个屏幕，就这么呆滞地停留了一两秒钟，随即消失不见了。

屏幕两侧的蓝光带也消失了，三十台显示器又陷入了浓淡不同的各种黑暗中，仿若刚才那张脸从来没有出现过。

崔鸣好呆呆地看着监控墙。

刚才……那是什么玩意儿？

三十个探头分布在辖区三十个不同的角落里，怎么可能一张脸同时出现在三十个探头里？

何况他离得那么近……

那些探头可都是安装在高处……

总而言之，怎么可能呢？

刚才那一幕怎么可能出现呢？

一定是监控器坏了。

二、停电

崔鸣好带着疑惑继续填写登记本，昏昏欲睡的感觉已经不翼而飞。他心不在焉地写两个字，抬头看看监控墙，再写两个字……光线很昏暗，他写着写着，觉得灯光太暗，站起来想多开两根灯管。

“啪啪！”他按了几个开关，监控室里的其他白炽灯却没有亮，难道是坏了？他呆呆地多按了几下，突然醒悟到不是其他开关坏了，是停电了。

监控室里根本没有灯亮着，唯一的光源是监控墙，监控室上的显示屏虽然只拍到或浓或淡的一团漆黑，但也是有光线的，刚才他一直靠监控墙屏幕上发出来的微光写字，难怪越写越别扭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
不过既然停电了，为什么这些……这些还亮着？崔鸣好想起先前出现的那张人脸，联想到了贞子，把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不过，他很快又想到监控墙是有备用电池的，就算停电了也能用。

差点把他吓死。

他在监控室再也待不下去了，把登记本往抽屉里一扔，快步冲下楼去。

“俞所！俞所！”他一边喊一边摸黑走，没电了，二楼、三楼都是一片黑暗，所里只有三个人，其他两个人不知道在哪里。

一楼没有人回答，崔鸣好摸到一楼。一楼值班室里有一团光线亮着，一张诡异的脸在灯光下，眼珠子往他这边转来。崔鸣好差点儿又吓了一跳，幸好这次反应快了点儿，那是俞所——其实是“俞副所长”，比崔鸣好大七八岁，叫俞伦。俞伦今天值班，听到崔鸣好大呼小叫地下来，笑了起来：“怕黑？没事，电压不稳。”他安逸地坐在值班室里，丝毫不见慌乱。崔鸣好松了口气，也摸进了值班室，感觉和老同志待在一起比较有安全感。俞伦无聊地玩着他的手机游戏，手机屏幕的光在他脸上一闪一闪的。

“怎么会停电呢……”崔鸣好只好自言自语，“供电局没有通知停电啊。”俞伦专心致志地在玩《愤怒的小鸟》，“嗯”了一声，也不怎么搭理他。崔鸣好坐在俞伦旁边的椅子上，呆呆地看着值班室窗口前的黑暗。

大门外有星光，树木的影子随夜风摇晃，映得地上条条道道斑斑点点的黑影在晃动。崔鸣好看满地蠕动的黑影半天，心神不宁，他总是觉得那些摇摇晃晃的影子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爬，“俞所，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”他忍不住对俞伦说。

俞伦头也不抬：“哪有什么东西！”

崔鸣好站了起来，打开手机里的手电筒软件，不过去看看，他今晚恐怕都睡不着。就着手机映射出来的白光，他向对面的过道走去。

值班室对面的过道左右两侧都有房间，一边是询问室，一边是候问室。晚上左右两边的房间都空荡荡的，崔鸣好用手机光源对着过道照了过去，冰冷笔直的过道上空无一物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对着两间房间都照了一下，两间房间也都一如平常，没什么异样。崔鸣好松了口气，转过身来，手机光源一晃，他猛地看见值班室里有一个影子笔直地站着，正用一种诡异的眼神看着这边，那张面向着自己的脸居然不是俞伦的，而是刚才监控屏幕上出现的那个人！他想大叫一声，惊慌过度，一时却叫不出来，“啪嚓”一声手机掉在地上，那手电筒软件却没关掉，被震了一下，反而将亮度调高了一挡。崔鸣好这下看清楚了，站在值班室里往这边看的人是俞伦，并不是什么长着一个大鼻子的男人。

“俞所？”他长长吐出一口气。

俞伦已经把手机收了起来：“站在那里别动，你有没有听到声音？”

“声音？”崔鸣好站在原地，只是弯腰捡起了手机，仔细听了一下，“什么声音？”

“什么东西在爬的声音！”

啊？崔鸣好心里那股寒意又冒了出来，什么东西在爬？有什么东西三更半夜会在这栋楼里爬行？静了下来，他真的听到在二楼，就在他头顶的位置，有一连串轻微的“咚咚”的肉体与地板相接触的声音，由近而远，那振动和声音，听起来像一个一百多斤的人在挣扎爬行。

“俞……俞……所……”崔鸣好吞了口口水，“我们要不要上去看看？”

“没事，所长在二楼，有什么情况他会知道的。”俞伦安慰他，“没什么事，值班室不能没人，你要没事就上楼睡觉去吧。”

宿舍在五楼，要上去得经过四层空荡荡漆黑一片的楼层，并且进了宿舍也只是一团漆黑。崔鸣好当然不想上去：“我陪你值班好了，反正也睡不着。”

“好啊，随便你。”俞伦坐下来，继续玩他的《愤怒的小鸟》。

崔鸣好坐立不安，一直听着楼上那爬行的声音，突然听到“嘭”的一声响。那是关门的声音，所长可能在办公室坐得无聊，想上楼睡觉去了。接着是脚步声，有人上楼、又上楼，一直到上了五楼，连关门的声音都在黑暗中听得清清楚楚。

同样听得清清楚楚的是那爬行的声音。

那声音爬进了所长办公室，就这样消失了。

不再响了。

三、声音

电一直没有来，四面都是蝉鸣的声音，映衬得楼内格外安静。

风吹树叶沙沙作响，熟悉的风声带来些许平静，俞伦在值班室玩了好一阵子《愤怒的小鸟》，终于打开被褥，准备睡觉了。

已经是半夜一点三十三分，俞伦躺上值班室的床，打了个哈欠：“小崔，难道你要和我一起睡吗？回宿舍去睡吧。”

“哦，那我回去了。”崔鸣好终于坐不下去了，磨磨蹭蹭地打算回宿舍睡觉。

俞伦已经睡了，整栋大楼格外安静，没有一点儿声音。

每扇窗户或多或少地透入点儿月光，玻璃在不同的角度反射着冰凉的光，猛地一看就像什么人潜伏在黑暗中，实际上反射的是手表的光。崔鸣好就在这样的胡思乱想中，摸索着回自己的宿舍。